

宁小龄 著

昆仑出版社

北京

边缘人

- ◎ 户口：项链与绳索
- ◎ 那些心灵 那些阴影
- ◎ 彩票背后的故事
- ◎ 盗版生活
- ◎ 北京的哥的姐
- ◎ 镜头摇向深处

北京边缘人

宁小龄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边缘人/宁小龄著.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3. 5

ISBN 7-80040-695-4

I. 北... II. 宁...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3266 号

书 名: 北京边缘人

作 者: 宁小龄

责任编辑: 姜念光 天 宝

装帧设计: 郭 杨

责任校对: 高亚林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www.jfjwyph.com>

E-mail: jfjwyc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18 千字

印 张: 9.125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95-4/I·495

定 价: 17.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引 子	在大都市繁华的背面	1
-----	-----------------	---

第一章	户口：项链与绳索	7
-----	----------------	---

“我再也回不到北京了”

户口的隐痛

争夺进京指标

遣送的故事

一个已经拱到底线的卒

人格绿卡

难以述说的话题

最昂贵的城市

第二章	那些心灵，那些阴影	57
-----	-----------------	----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看不见的伤痕

女孩，搁浅的小鱼

没有阳光的童年

寻访心理门诊

你为什么如此抑郁

性，难以启齿的问题

贪吃的女人们

第三章 彩票背后的故事 108

在北京到处飞翔
我的先农坛呀
表情的比不上薄情的
各“族”人民大博彩
突然结束的贫穷生活
中了!我中了!
除了巨奖,还有什么擦肩而过

第四章 北京的哥的姐 155

说吧,出租车
民间“统计学家”
“招魂灯”
仁义的倒霉蛋
女骆驼祥子

第五章 盗版生活 192

寻找瘸子李
卖毛片的女人
这一个赵胖儿
“我老爸这人特窝囊”
“说实话,我是穷人乍富”
刘大鹏与萨日娜
陕北女知青

第六章 镜头摇向深处 237

渴望最真实的纪录
路边的注视

黄亭子五十号酒吧
北京的风大吗？
迷恋江湖
住“别墅”的人
铁路沿线
永远的向日葵

目

录

3

引子 在大都市繁华的背面

早晨从二十二层楼的窗户上望出去，城市就袒露出峥嵘的一角，这是无数水泥丛林中的一角。城市每天都在用水泥和钢筋制造着积木一样的楼群，也同时制造着用汗水与泪水凝结的故事——二〇〇一年的夏天，我就时常驻足在城市的大街与胡同，带着我的眼睛与耳朵，向城市的角落凝视与倾听。这里奔走着无数底层的人们，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一滴滴水，一粒粒沙子。我走在大街上，挤上一辆公共汽车，或者在某一个小饭馆里，在一条狭窄的小胡同里，我就会同城市中的这些普通的边缘人不期而遇。他们的脸上挂着坦然也是无奈的微笑，他们在城市的奔走中，多少年来依然滞留在原地，脚步蹒跚，形同没有翅膀的飞禽。城市这张大嘴，每天都在吞没着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们，但是城市也需要他们去吞噬每天吐出来的污浊空气、各种低微的工作和倾倒如山的垃圾。

我就在这时走近了他们身边，把自己也化作一滴水，一粒沙子。

城市永远都有边缘，都有角落，都有阳光稀少与空气污浊的地域。

我在城市的边缘生活过，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我住在北京市外一个名叫小关的地方。那是一个寂静荒凉人烟稀少的地

方，周围都是成片的农田和绿得惨淡的菜地，还有马路上非常喧嚣的扬尘。这里距离市区仅有几站的路程，可是它犹如偏远地区一个杂乱的小镇。每天都有马车经过，而且路边还常常看见给马喂料的农民。那些辕马滚圆闪亮的屁股下都系着一个布做的粪兜，每天的深夜或凌晨在一片寂静中就可以听见清脆而急促的马蹄声。

这里有一段残缺的元大都土城墙。这段土城墙其实形同一个土坡，上面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大树。经常我和几个同事在黄昏时分，就到这片苗圃和土城墙上去散步。夜深人静的时分，夜风吹来，似乎便能从城墙深处听到一阵久远的历史回声。这是十分空洞的回声，无人回应，也无法回应，只能任其在空气中渐渐飘去。元代的这道北京土城墙早已被生硬地截断了，现在偌大的一个北京，只剩下几处遗址。我注意过我所住的那幢平房的位置，如果把小关的这段城墙连起来，我所在的这幢普通红砖平房，恰好应该在城墙的遗址上。这个发现让我有些兴奋，也不免扼腕叹息，能睡在这段古城墙遗址的人，在北京能有几人？

在这个城市的边缘，我生活了半年。我周围的人们似乎与北京这个政治文化的中心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苗圃的工人每天都来这里上班，他们的口音很老北京，衣着也很朴素，他们多半是在市区里居住，在聊天中我发现他们就像是北京城里的职业农民。那一大片苗圃里的树苗都是他们栽种的，那段元代土城墙和这座城市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

我是到了小关才第一次体验到了“城市边缘”的含义。虽然这仅仅是从地理位置上来划分的，但是当我在北京居住了十多年后，我才发现“边缘”的含义其实很广泛而又无奈。虽然很多北京人是居住在市区，是享受着北京市民的种种待遇，但是多少年来他们依然是处于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过去和现在，现在和将来，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一直在这个边缘

的地带上生存与呼吸。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座城市的政治，这座城市的经济，这座城市的文化只是他们身后的一道难以触摸的背景。

而日常的普通生活，才是这些城市边缘人群的主旋律。

冬天有成山的大白菜堆在街头，人们排着长队，用自行车或平板三轮驮着码得整整齐齐的大白菜回家；当寒冷即将来临时，人们最要紧的是去买烟筒和蜂窝煤。我曾经在北方农村生活过，到了北京依然发现当时有着很多北方农村遗留的痕迹——冬天商店里都烧着大铁炉，竖着很粗的烟筒，商店的大门上挂着又厚又沉的门帘子，那门帘子几乎全都一样脏，黑乎乎的，让人伸手掀起都要下定决心鼓足勇气。尤其惊诧的是北京的女性，每天她们都乘坐着拥挤的公共汽车，她们的衣着比之南方的女性要朴素，有一种铅华洗尽的暮气。下班回来就近在自由市场或副食店去购买一些简单而并不廉价的猪肉和蔬菜，她们好像并不在乎每天晚上那顿最重要的晚餐。在她们的嘴里，我经常可以听到她们用很平静的语调说着“凑合”这个词。吃，她们凑合着，每日几乎都是大白菜；穿，她们似乎也是凑合着，服装的样式也相当土气。南方人那种食不厌精的吃饭态度，到了她们这些伶牙俐齿的北京女性面前，全都被这个“凑合”化解为一缕烟云，也化解为千篇一律的饺子馒头面条和土豆丝。

但是她们依然自得其乐，脸上有着愉快的红晕，这不妨碍她们去很远的地方看内部电影，到很显赫的场所去跳舞去听音乐，到我们耳熟能详的公共场所去交男朋友。她们的首都意识和北京人那种优越感就是由此而发酵和膨胀的。

一九八四年的秋天，我搬进了一条胡同惟一的一座楼房里，住进了办公室。从办公室老式的窗户上，我可以居高临下地眺望到一片低矮的屋顶。这是一片老民宅区，屋顶上可以看见很多蜘蛛网一般的电视天线，还有一长溜残破的黑瓦和房屋间挤出来的一簇簇葳蕤的枝叶。无论是在阳光下，或是在灰蒙

蒙的天空下，这片老民宅区，都充满着一种民间的安详和寂静。我在闲暇时，常常在这窗户口，俯瞰和观察着胡同里居住的人们。在一个个拥挤的大杂院里，我常能听见各种各样生活的复杂声音。由于视线的遮蔽，我在很多时候，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偶尔，我能见到匆忙行走的人们，也能看到他们的生活一角，或某个日常生活事件发生的场景。

我喜欢北京就是从这些普通的生活中开始的。最喜欢最方便的出游方式是去逛胡同，骑着一辆很旧的自行车就出发了。满街乱逛，我不知道这些胡同背后藏着什么历史或故事，我只是凭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北京有那么多胡同，在夏天，走在胡同里，你看得见纳凉的居民，他们坐在自己的院门口，摇着蒲扇，袒露着胳膊，甚至彼此操着很不入耳的国骂。这些胡同里的人，冬天搬着蜂窝煤，储藏着大白菜，修理着自行车，谈论着非常日常的琐事。他们中间很多人说着一口很地道的老北京话，老北京话只有在老人或中年人的嘴里，你才能体会到这种方言悠长的历史和充满着市井的沧桑。它如同是酸涩的豆汁，或者是如同北京很咸很香的炸酱面一样，一吃进嘴里你才能体会到透着一股子浓酽的滋味。

我是从那时开始喜欢胡同的，尽管北京的胡同都很窄，也很旧，甚至透着一丝冰冷和凄凉。但是一旦到了春天，在暖意开始从地缝里蒸腾的时候，在心静如水的深夜里，你去品味曹禺的《北京人》，或者老舍的《茶馆》的剧本（一定是剧本），从那一个个充盈饱满生活汁液的文字间，或者是从晴空传来的一长串悠长而尖细的鸽哨中，在一碗卤煮火烧里，在一个胡同的角落间，在一棵老榆树下，你就能体会到京城民间那种朴素得让你两眼湿润的生活底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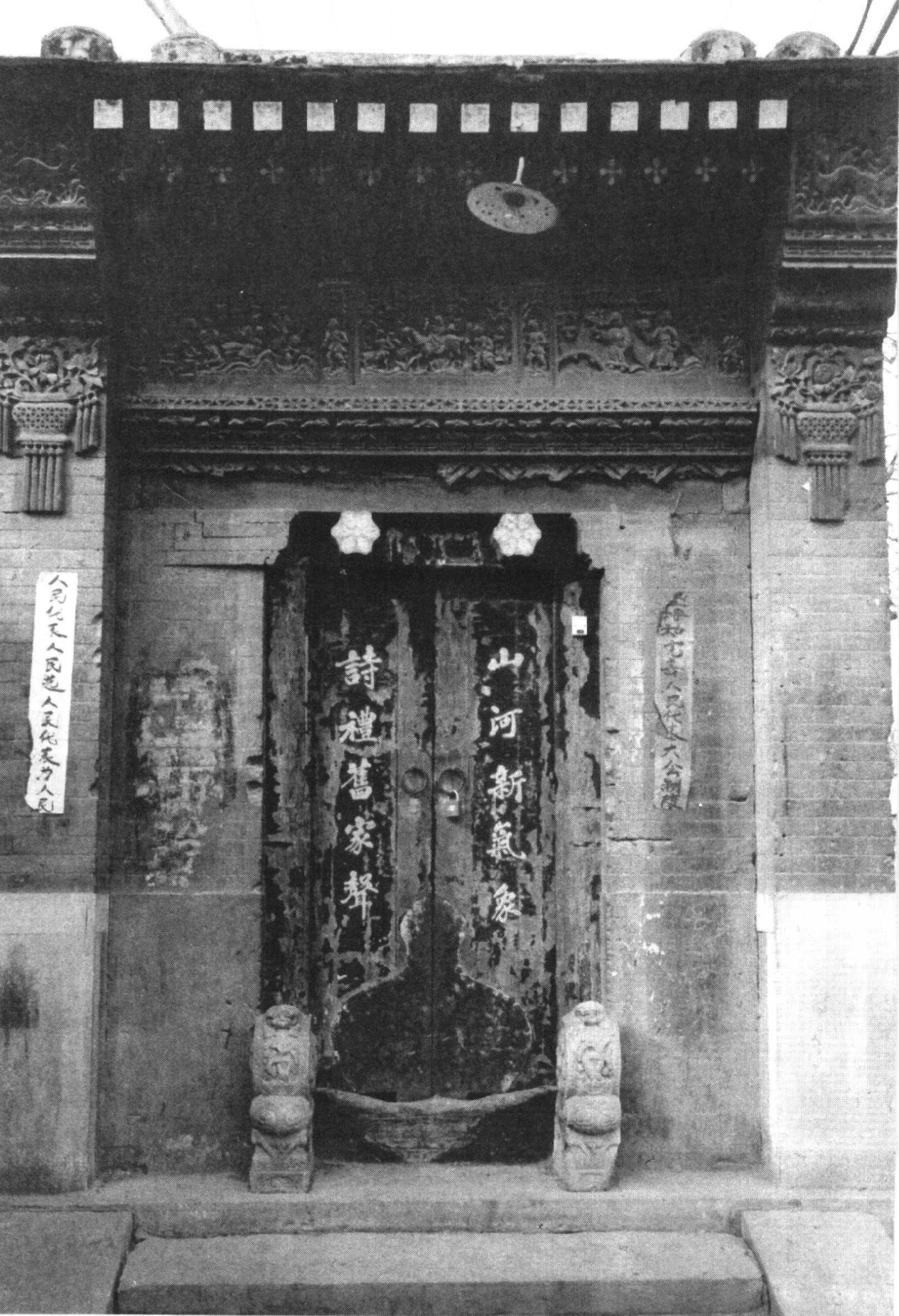
那时，我经常路过故宫，在故宫的高大城墙下，在污水荡漾的护城河边我常常看到一长串难民般的简易平房。我曾经去看过这些寄生在故宫大墙下的人们，他们大概都是北京人，他

们为什么在这里居住，我没有询问，但是他们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屋里的陈设与故宫竟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夜晚，故宫在夜色中蹲踞着，如一个庞然大物，而这些高墙下简易房里每个窗口都亮着星星一样微弱的灯光。当寒风料峭的时候，护城河的河水在冬天结冰后，这里又留下一片灰色而又坚硬的斑驳；而在夏天，在阳光下，河水漂浮着各种杂物，在高温下水面上蒸发着丝丝缕缕难闻的腥臭味儿……在这一瞬间，我呼吸到了紫禁城外这片蓝天下的人间复杂气息，目睹了现实与生活的杂色。

.....

在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一年，因为职业的原因，我行走在民间，或者说行走在京城的民间，在岁月和生活的褶皱里，在一个个我接触到的人物中，我开始有意识地去关注这些蒙着生活尘埃的不同男女。他们都生活在底层，行走的城市不同的边缘——这个都市的边缘聚集着众多的职业不同、来自各地的不同年龄的男女。他们并不是能凭借个人的想象就能描写的群体，只有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言谈与生存的状态中，我才感受到了“生活在边缘”的滋味。这些都市的边缘人，很多都生存得异常地艰难，地位也卑贱和低微，有的甚至是做着违法的事情——他们在我们这个阳光灿烂的大都市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被遮蔽但又不可忽视的群体。

进入他们的生活，是真实地进入到一个又一个的现场，也是进入到一个又一个复杂的心灵。



詩禮舊家聲

山河新氣象

人民化天人民遊人民化天人民

人民化天人民遊人民化天人民

第一章 户口：项链与绳索

“我再也回不到北京了”

冬天来了。

一到冬天，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常常坐在家里猫冬。

猫冬是他的说法，在新疆那个偏僻的小县城里，那里的人一到冬天，大雪封了路，人就只好猫在家里，牧民们连门都很少出，所有的公路都不再行车，大雪封了山，也封了所有的路。在新疆，冬天虽然漫长，但是每个冬天都是人们可以大口喘息的日子。大雪把人们封锁在家里，人们就吃着地窖里储存的白菜土豆胡萝卜，还有冻得硬邦邦的牛羊肉。这里的人都是烧火墙，整个墙是夹层的，很厚。一到冬天这墙就暖和得像一面竖立的大炕，靠在这墙上，冬天你就不难熬了。尽管外面是大雪，是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可是家里是暖融融的春天。这时就是一年中人们相互串门的季节，同事与同事，朋友与朋友，男人与女人。

老人现在居住在河北的一个不大的城市，尽管家里有暖气，可是冬天烧得并不热，比起当年他在新疆砍木头烧的火墙差了很多。冬天在这里，对他来说是最乏味的一个季节，离休后，每天锻炼完身体，买了菜，他就天天坐在简陋的沙

发上哗啦哗啦地翻看着报纸，从报头一直看到报尾，到了晚上，就是开着那台伴随着他多年的十二英寸的小电视，直到荧屏闪出雪花为止。

老人是一位离休干部，身上的穿着一辈子都是那么朴素，布衣布鞋，粗茶淡饭，与世无争。老人现在的单位近乎倒闭，常常该发工资都拖欠着。这个小城市，经济还不发达，即使是离休的干部，工资也常常不能按月发到他的手里。他和老伴儿住在这个小院很多年了，院子不大，跟所有县城普通的院落基本相似。惟独不同的是院子里有一架自己种的遮天蔽日的葡萄。秋天一来，这葡萄架就充满了活力与生命，每个葡萄都灌注着一汪仿佛会流动的墨汁。老人在这时会想起他在新疆那个冬天很冷、雪也很大的县城。这架葡萄的种子就是他当年从新疆带回来的，他从新疆迁回内地时，所有托运的东西中，他觉得最值得的就是这一包葡萄的种子。

他在新疆临近国境线的小县城里生活了十多年。五十年代末，从乌鲁木齐到这个小县城，得坐将近半个月的汽车。那时的交通很落后，路上不时还有土匪，客车是摇摇晃晃地走着，道路很崎岖也凹凸不平，车速很慢，常常是走走停停。颠簸完其中的一段路程后，再往下就没有长途客车了，余下的漫长路程只好自己搭乘过往的载货汽车。这一路，每天天亮时启程，到了天黑就在一个路边的小旅店里歇脚。往往走了一天，到了目的地后，尘土都封了喉，骨头也颠散了似的咔咔直响。他当时还经常晕车，在旅途中像有无数只手在他的腹腔中抓挠着，他哇哇吐着，吐完了，再接着上路。在他离开新疆后，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想长途旅行了，他这一辈子在新疆已经把汽车坐得够够的了，那些颠簸拥挤摇晃的汽车火车从此都成了他的敌人。

老人感慨地说：“新疆是个多大的地方啊，走不到头，白天坐车，晚上宿营，天天都是如此。”老人穿着一身早已褪色的中山装，我估计这衣服至少穿了二十年。他说起自己的过去

总是带着平和的笑容，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袅绕的淡茶。

老人在去新疆前，是在北京，在政务院的一个部门工作。就个人的命运而言，当时他应当是十分幸运。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刚上大学没两年，就参加了革命，然后随着组织来到了北京，然后又顺利地进入了中南海的红墙内。一切都非常简单，而且顺理成章。开国大典那一天，他就站在现在的历史博物馆台阶的位置，不过当时那里还没有建历史博物馆，还是广场东围墙边的一片空地。他在开国大典那天，从早上一直忙到了晚上，亲眼目睹了当时激动人心的盛况。那时他才二十来岁，胸中始终充满着理想和激情。在北京他总共居住了七年，这是他生活最安定的七年，也是他最辉煌的七年。

说起他到新疆的原因，我问他是被打成右派去的新疆吗？他摇摇头，说不是。他说当时是支援边疆建设，领导让报名，我们部门很多人都报了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最后批下来的是我和少数几个人。一九五七年的秋天，他和结婚没几年的河北籍的妻子就离开了北京，先是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然后又坐了半个多月的汽车，最后来到了新疆这个很偏远的小县城。

七十年代初，他的妻子因长年不适应那里的寒冷气候，生了重病。他带着妻子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往返于乌鲁木齐和小县城的漫漫路途上。他是带妻子去乌鲁木齐看病，医生建议他妻子回内地去工作，同时劝他带妻子到北京去做手术。于是，他把两个孩子分别送回到山东和河北的老家，让双方的老人照看着，自己带着妻子到了北京。

他当时住在天坛附近当年的一个北京同事的家，是一间很小的平房。那时北京的供应也很紧张，烧煤得有煤票，买粮他得托人把当地的粮票换成全国粮票，然后再给他寄到北京。那时北京没有那么多外地人，也没有现在这么繁华，走在大街上，他常能看见十几年前他很熟悉的街道。每当他路过一条他

过去熟悉的街道,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喊一声:北京,我又回来了!

妻子住进医院,直到手术很成功地做完,他才彻底地松了一口气。那天他一个人来到了很久都没有去过的天坛,过去他和妻子常来这里。望着偌大的皇家祭天的这一片蓝色的天空,看着飘来飞去的一个个自由的风筝,他从心底萌生了想调回北京的念头,而且这念头当时竟然如同一股热浪,冲撞得他在回家的路上都踉踉跄跄。

这是他十几年后第一次回到北京,此时的他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外地人。他本以为回北京很容易,他红着脸硬着头皮找了过去的几个老领导,没想到那几个对他不错的老领导现在都流放在外地的五七干校。此时动荡的时局与动荡的生活都让他踏破铁鞋都无法找到一个可以栖身的单位。从新疆要想调回北京,第一得有进京的户口指标,在当时要想有,只有组织上的调动,这就得有很硬气的领导替他说话;其次是要有一个接收的单位,还要给妻子孩子联系单位和学校。他四处奔忙,虽然谁都同情他,虽然当时远没有现在如此日盛的关系风和走后门,虽然所有的朋友都热情地接待他,但是他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却是一个冰冷的结局。

他在中南海大门口的接待室里等待同事出来的时候,过去非常熟悉的接待室现在早已非常陌生。他坐在长椅上等待着,完全没有了当年走进接待室里那种怡然与自如的心境。他注意到从大门口进出的工作人员中,不少人的面孔都很年轻和陌生,直到他同事出现在接待室门口时,他才赶紧抻抻衣角,把落寞的表情换成热情的笑容……此时比冻土还要坚硬的心中,突然涌出几分伤感和惆怅。他无奈地迈着双腿,回到了他的暂时栖身的小房……

回京的大门是轰然一声在他面前关闭了,走进当年他很熟悉的端门和午门,他好像第一次才意识到这座皇家宫殿的红色的大门原来竟是如此地厚重,如此地高大,如此地冷漠。

“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到北京了。”临行的头一天，他再一次来到开国大典他站立的地方——历史博物馆的台阶处，他默默地盘桓了很久。他望着这片他熟悉的天空，凝视着纪念碑和天安门，他眼里一阵潮湿，他知道自己现在是无声地举行着一个仪式——告别北京。

几年后，他和全家调到了他妻子的老家河北的这座小城市里。过去在北京的同事日渐疏远，已经没有了联系，倒是新疆的一些老同事他还常有书信来往，今年他们相约还要到河北来看他。那一天，也许就是老人晚年盛大的节日。

几天前，一个新疆的朋友来北京，我问他从乌鲁木齐到这个老人曾经工作的小县城，现在的汽车要开多少时间。他说正好一个月前他开越野车去过，大概也就八九个小时。那个小县城在新疆的西北角，人口不多，靠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户口的隐痛

很早就想触摸户口这道冰冷的伤痕，它遮蔽在社会褶皱和人们衣襟的深处。

无论是农村人或是城市人，顺着时间的线索，都可以慢慢捋到心灵深处的一段关于户口的隐痛。对中国人来说，它如同一个很沉的铁锚，也像是一截拴着一匹马的木桩，让你腾挪不得，拉拽不能，最后只好疲乏地认命。对上两代人而言，户口的分量远远胜过了很多贵重的物品，在一纸户口上，它包含着你的粮食、你的副食、你的身份、你的住房、你的婚姻、你的土地……很多人在出门需要带着户口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格外当心。

户口的定义是什么？我从网上查了一下，最后才得知户口的定义是：“住户和人口的总称。户为户主，户内每一成员称为人口。”当年，司马迁在《史记》中，第一次把户口这两个